羊毛羊毛擀毡毡

●杨晓兰

我的消夏神器不是空调，不是西瓜，不是绿豆水，而是一张土法擀制的羊毛毡。

一说羊毛就有一股热烘烘的气息袭来，夏天铺它合适吗？

合适，非常合适。质疑的人一定没有享受过羊毛毡的妙处。羊毛毡隔热防潮，外界的温度湿度对它影响不大，就像保温杯，保的是温度恒定，你把开水倒进去它不凉，你把冰棍放进去它也不化。如果你家里也有这种土得掉渣的羊毛毡子，你不妨给它做一个套子套住，然后再覆一块厚实的粗棉布，夏天里铺着，简直比市面上那些价值不菲的凉席好太多。之所以要装一个套子，是因为羊毛毡确实会掉渣。擀毡子的时候，为了羊毛粘接牢固，要撒豆面。那些和羊毛一起被擀到毡子里的豆面，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就会陆陆续续脱落。这种脱落下来的豆面糁子掉在早年竹子或者苇子编的人字纹炕席上不显山不露水，要是掉在当下高档精美的床上或者可以照出人影的地板砖上，那简直不能容忍。我家那口子因为我在床上铺毡子，对我发出严重警告和强烈嘲讽，好像我就是一只吃不了细糠的山猪。其实，夏虫不可语冰，谁是山猪，谁被嘲笑还不一定呢。

过去，北方住窑洞睡土炕，光景的好坏一目了然。穷人家土炕无席子，枕头流皮子（荞麦皮），如果炕上铺着席子，席子上还铺着毛毡，那一定是实力派好人家。毡子还是特定年代表达尊重、在重大事件中彰显隆重的载体，新媳妇下轿脚踩红毡，倒毡人亦步亦趋，两块红毡一递一铺；招待尊贵客人，炕上要铺毡子，接出嫁的姑娘回娘家，接娘舅看大戏，小平车上要铺毡子。自家拿不出或者凑不齐足够数量的毡子，就从交好的乡邻家借。既壮门面，也是对人的尊重，关键坐着还舒服。我上初中时，家里唯一的一块毡子被我带去学校独享，我的行李铺开，床板上是装着莜麦秸的厚草包，草包上是羊毛毡，羊毛毡上铺着里面三新的褥子，褥子上叠放着同样是里面三新的厚被子。因为比一般孩子多出了草包和毡子，我的铺位就高出一扎多。就这一套高配行李来看，我家那时的家境还算可以，我在我们家的地位也还可以，我爸我妈对我那更是绝对可以。

从读书住校到工作住单身宿舍，褥子被子我换过，但这块毡子我始终不离不弃。结婚后，搬离单身宿舍，我把这块已经发黄且被烟火气息熏透的毡子带进了新家，与我奶奶作为嫁妆送给我的另一块毡子配了对。

我奶奶是个讲究人，在我刚二十来岁时，她老人家就说过：等你出聘的时候，奶奶送你一块新羊毛毡。

奶奶一辈子穷困潦倒，以她的残年余力，她所能给予孙女的陪嫁只能是一块新毡子。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我以为她是随便一说，根本没当回事情。

又隔了几年，我找了对象，婚事提到了议事日程。

我去看望奶奶，奶奶很神秘地拉我到柜子前，她微笑着说：奶奶给俺娃看个好东西！

从小到大，奶奶有什么稀罕吃的都给我留着，一把红枣，一个煮鸡蛋，几颗糖，几个杏儿……奶奶莫不是又给我留了啥好吃的？

奶奶打开柜门，扑面一股卫生球的味道。

奶奶探身进去，拽出一卷东西。

奶奶把那卷东西立在我和她之间，奶奶还是那套颇有悬念引人入胜的话：你看这是啥？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毡子。奶奶兑现了自己给我置办一张毡子作为嫁妆的承诺！

奶奶说：奶老而无能，闹不来别的，这块毡子是奶的一点心意！

奶奶把毡子抱到炕上铺开，她絮絮叨叨和我述说这毡子多长多宽，用了多少羊毛，请了哪里的毡匠。她摩挲着毡子赞叹着，你看这厚墩墩的，你看这白生生的，你看这瓷定定的……显然，这块毡子具备了一块好毡子的全部优点，或许我奶奶一辈子都没有铺过这么好的毡子。

我热情地回应着奶奶对毡子的赞美，我不忍心要奶奶的毡子，正如她所说，她已老迈，再养不动羊攒不下羊毛擀制不出这样的好毡子了！

我说：奶奶，你可是有五个孙女的，这毡子给我，你就偏心了。

对于这个问题，奶奶显然是事先有过考虑，而且考虑出了一个自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一向温和的奶奶有点狡黠、有点霸道地说：谁叫你是抢先先（同辈中的第一个）呢。在这五个孙女中，我的确抢了先，仅此一条，她们四个被排除得哑口无言。

出嫁那天，奶奶郑重其事地把毡子和毛毯、太空棉被、电饭锅之类当时行情下亲戚们送的时兴嫁妆放到了一起。

帮忙办事的总管提了提直竖竖的毡子，调侃说：二大娘给孙女置办的礼物可真厚沉。

我三叔说：二妈，你孙女人家住的楼房，毡子没处铺，你的礼物不合适，快抱回去。

在众人毫无恶意的说笑中，奶奶的神情开始有些落寞，她不争辩，不解释，只是平静地倚靠在那卷立着的毡子边。

正在穿戴打扮的我，忽然瞥见手足无措心事重重的奶奶，我的眼窝一阵潮热……我强忍着将奔涌而出的泪，对装车的人喊：我奶送我的毡子我收下了！一定给我拿上。

奶奶如释重负地笑了，有了我做主，奶奶恢复了底气，她大声说：铺着这厚墩墩的毡子，我大孙女可要过那好光景呢！

这厚沉的毡子啊，承载的是我奶奶对我的祝福啊！

结婚后的某一年夏天，奶奶来我家小住，那时她小脑萎缩的毛病已经初见端倪，她蹒跚着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时而拍拍门，时而摸摸家具，欣慰我住上了“亮堂堂、宽展展”的楼房，过上了如她所愿的好光景。当她坐在我们的大床上时，特意撩起床单，摸着厚实的床垫，不无遗憾地说：哎，奶那块毡子果然配不上俺娃这好床好家！

奶奶一定以为我把她给我的毡子丢弃了，她一定又在愧疚自己的老而无能了。

就像当年她给我展示好东西时的样子，我打开了落地柜。

我说：奶奶，你看这是啥？

尽管我包了一个罩子，奶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好东西。

我没有丢弃她给我的好东西，而且还给这好东西做了一身“衣裳”。我对毡子的善待和珍惜让奶奶很是惊喜，她夸我：俺娃真是个存财好货货！她说现在人们“肥疯”（钱多胡乱花的意思）了，花钱大手大脚，如何如何“彪翻”（铺张浪费）。显然，她夸我的那句话里，不动声色隐含着对某些不存财（财物）、拿东西不当东西的行为的不满。

今年的夏天特别热，毡子派上了大用场，几乎每天后半夜被热醒来，我都会悄悄地把毡子铺在南阳台的榻榻米上，或坐，或躺。

伏天的后半夜，凉风飒飒，虫声唧唧，城市灯火阑珊，夜空星汉灿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事情，想起一些人，想起“羊毛羊毛团蛋蛋，攒下羊毛擀毡毡”的儿歌。想起奶奶纹丝不乱的满头银发，想起她慈祥和善的笑，想起她给我看好东西时神秘兮兮的样子……

现如今，包括擀毡在内的好多传统手艺已经绝迹，社会发展进步日新月异，新材质，新工艺，生产出的物品华美无比。人们追赶时髦，有所获得，也有所抛弃和遗忘。

既然奶奶亲封我为“存财（财产）的好货货”，我就一定得好好保存并传承这两块毡子，在我和她一样老而无能的时候，给我的后辈讲述这两块毡子的故事，哼唱“羊毛羊毛团蛋蛋，攒下羊毛擀毡毡”的儿歌。

月夜，我在水上公园舞蹈

●向 东

有河流的地方，就有人类居住。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河流经过的地方，就有繁华片片。

故乡小城，在宽阔的河面上，建起了一座水上公园，成为一道风景。每年暑期，是小县城最美好的季节，芦芽山中，清阴凉爽；马仑草原，游人如织。

每年暑期，是雨的季节，也是河流的节日。一场又一场滂沱大雨，将河流灌得大气磅礴。从源头上奔涌而来的桑干河，一路奔腾，浪花不停地喷出斑驳的花纹。两岸的玉米熟了，石湖河畔的苹果园飘出了成熟的果香。河道上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拉松比赛，竞走的脚步开始狂奔。

时而电闪雷鸣，豪雨如注，河流里展现出男子汉的豪迈和雄姿。时而雨过天晴，阳光明媚，河水澄清，细流如丝，飘逸出女子的温柔与舒缓。

奔流不息的河水，或激流奔涌，或波心荡漾，或清音浅唱，振荡谐趣的旋律，灵动着生命的火花，回旋热情好客的山风。水声与公园里交谊舞的乐曲相伴，弹奏出古典的韵味。水声犹如天籁，抚慰灵魂之光。

时间穿过南山，将月亮推上了天空。古老而又年轻的月亮，光度足够明亮，将河水不安的灵魂安慰得熨帖。月亮照在桑干河上，更美于太阳。

水上公园，舞曲奏响，爱舞的人们，结伴而至，对对交谊，翩翩起舞。月亮大张着嘴巴，羡慕人间的情侣。月光也散发出一种甜甜的爱的味道，与河水的味道混合在空气中，清新宜人。温馨的场景变幻出来的语言，是水的祝福。在河水的叮咛下，我舞姿舒展，身心愉快，飘飘欲仙。

故乡的青山，故乡的河水。御风湿漉漉的时空之上，临睨人寰，心底发亮。在时间的见证下，我与山水共情。

大山养育着绿色的森林，长河奔流向大海，故乡的山水最美。故乡的河流一路赶来，又一路奔流而去。我凝望河流抵达的地方，将成为梦的居所。

不必去设想，心所依恋的地方，在河流的源头闪光。河流发源的地方，也是我的祖先生存过的地方。

一位老军人的自述

彭安 口述 彭国栋 整理

我叫彭安，1928年农历三月初二生于当时的怀仁县何家堡乡赵庄村。我们家世代务农，我爹妈认为务农没出息，吃不饱饭，将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儿孙们身上。我们家六个孩子：四男二女，我是最小的四小子，我们弟兄四人和我的两个侄儿都在六七岁时入本村私塾房读书，读了“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一门六相公，都能达到写联写信记账打算盘的程度。1948年2月我爹便将20岁的我和24岁的我三哥送入部队当兵，下半年又将我大哥、二哥的长子一并送入部队。一门4个后生都当兵，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我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蒙军区，入伍第二天便参加了解放鹅毛口战役。第二次参加的战役是解放大同战役。1949年春季，我解放军各路大军陆续开赴大同，大同国民党守军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固城墙，准备固守；同时也准备献城归顺。所以当我方派员谈判时，对方说：“只要你们解放了太原，我们就归顺解放军”。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26日大同守军起义，大同和平解放。大同解放后，绥蒙军区8军一路北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集宁，随后又拟定解放陶林。陶林位于大青山东侧，我们的作战对手是国民党35军部属，时间正好是1949年农历大年三十夜12点左右，陶林老百姓按老传统接神，我们与国民党部队接火，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部队装备非常好，阵地上大炮一字排开，战壕工事里轻重机枪密密麻麻，士兵们清一色美国钢盔，美式冲锋枪，先大炮轰击一个多小时，后部队潮水般涌冲，我方好几处阵地工事被炸毁，人员撤离，阵地反复易手，战至天破晓，国民党部队乘美国十轮卡车撤退，我方获胜。缴获大炮六七门、枪械数量众多。我们连连长叫唐二罗，平鲁县人，爱兵如子，很会打仗。拿下陶林后我们连又解放了沙县、包头、绥远。绥远战役后，我被评为“战斗英雄”，荣获“华北解放纪念章”一枚，并升为排长，全排战友羡慕不已。休整半年后，我连奉命到大青山一带剿匪。1950年冬至1951年春将西北土匪彻底消灭。略做休整后，我们绥蒙军区8军便被悉数归拢到辽宁安东，将士们心知肚明，我们要“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了，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相反都异常高兴，只想再打胜仗，再立新功，我们有的只是兴奋、责任和血性。

1951年10月，我们绥蒙军区被并入67军，我被任命为排长。我们连入朝后通过两夜急行军赶到大兵站宁远。在这里休整了三个多月，主要听文化课老师给我们讲五次战役的辉煌经过，并且加紧训练射击、刺杀、夜战、近身搏斗技巧等，熟悉各种迫击炮、山炮、野战炮性能、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大批量实弹射击。战士们都能熟练掌握各种火炮的使用方法。

1952年2月，我们连越过元山、高山等地，从美军手中夺回三八线北侧最南端的著名军事要塞——孤山梁，彻底打破了美军志在必得孤山梁的梦想。孤山梁是第二次战役后，三八线北侧最南端前沿阵地，67军和68军分列孤山梁东西两侧。首次驻守部队为68军营长潘世贵（山阴人）率全营固守。一个月后由67军排长杨浩林（今朔城区人）率三排40多人接替潘世贵固守。一个月后，由我率一排固守阵地，固守期间的1952年冬天，战地记者曾为我拍摄过坑道口照片一张，我珍藏至今。我们连队与美军相隔不足半里地，他们在战壕里吵架声我们还能听得一清二楚。从此，我们长期固守孤山梁，战多和少，双方都用大炮远距离轰击对方。美军再未占领过孤山梁，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为止。停战后，我回国被派遣到重庆炮校学习。学习期间又得到一枚“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赠”纪念章。炮校重点学习炮兵在现代化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等内容，为未来战争做长远准备。1954年底，部队转业复员大批将士回乡，我便转业回到老家，将组织关系档案按部队要求上交到怀仁县文教局。

怀仁县文教局仔细验收我的档案，发现我是1948年入伍入党的军转干部，热情接待，第二天便通知我为马营小学校长，并马上上任。1955年马营由原来怀仁管辖变为山阴管辖，我的组织关系又被归入山阴县文教局。1955年国庆后，山阴县文教局将我从马营小学直接调入文教局任内务干事。当时文教局局长为杨建祥，也是部队转业干部，在部队曾任营长，他严格按组织原则办事，内务干事须为中共党员，我是中共党员干部，所以，才能从马营小学调入县城文教局。1959年组建山阴县晋剧团时，县委将我从文教局调入山阴县晋剧团任团长。到任后我全力鼓励剧团放开胆子，百花齐放想演什么剧就演什么剧，晋剧、二人转、大秧歌一齐上，剧团一派生机，多次在太原汇演获大奖。1972年我被调入山阴县化肥厂任生产科长。1989年，我办理了离休手续，居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

朔州方言乡音汇释

●陈永胜

（接上期）

【屁味】粪便的味道。比喻说话办事走了样或事情没办好、办得离了谱：那可是个～货，啥也干不成/这下可～痛啦，除情礼没送下，还叫那女儿的大大给戳捋了一顿/我本来是叫他去道歉的，没想到他却和人家打起来了，太～啦。○类似的还说“屁了味”、“屁了大味”、“屁下大味”等。此词还可贬词褒用，比如：印娃可给妈～痛啦，得了100分哩。

【疤】①伤口或疮口长好后留下的痕迹：伤～/脸上有～。②像疤的痕迹：柜顶上有～了。

【疤子】麻子，出天花后脸上留下的疤痕。你当面可不敢说人家是～，当紧记住。

【疤疤疥疥】形容有（像）疤或疥，借指不平整：你这桌子～的，还想卖个好价钱？

【吧嗒】①象声词。形容物体轻微撞击或液体滴落等声音：两扇门～一声合上了/眼泪～～地掉了下来。②嘴唇开合时发出的声音：他～了两声后就走啦。③抽旱烟：拿来，印也～上两口哇。

【吧唧】①象声词。形容两脚拍打泥泞地面的声音：他光脚板在泥水里～着。②嘴唇开合时发出的声音。也比喻乱说话或说话没完没了：不显个你，还～个啥呢？

【拔】①把固定或隐藏在其他物体里的东西往外拉或抽：～萝卜/～钉子。②把东西放在凉水里冰镇：刚压出锅的粉条只有在冷水里～一下才好。③从低处向上提：～水。④吸出（毒气、脓液等物质）：大腿上长了个脓疙瘩，不妨拿膏药～一下。⑤挑选：只好让你代表了，筷子里头还～旗杆哩。⑥特别凉：今儿这冷水真～人哩/看把娃冻的，小手手～死个人啦。

【拔火罐】中医针灸的一种方法：我经常头晕，医生说～挺见效。

【拔河】（河，huo，音活）一种体育运动。

【拔尖儿】在某个方面特别突出：他在印班里，数学是～的。

【拔水】用双手或辘轳通过绳子链接起来的罐头从井里来取水。也泛指挑水、担水：数九寒天哩，上井台～可得小心哩/我八九岁就开始给家里～啦，不是就没长高啊。

【把】（一）bǎ，①用手握住：老师手～手地教我写字。②看守；把守：他眼下给厂里～门哩。③把持；占据：你～着不放手，我没法儿干。④紧靠；挨着：印家紧～哩巷口头。⑤车把：学骑洋车，～不能握得太死了。

【把】（二）bǎ，量词 ①用于有把手的器具：一～壶/两～刀。②一手抓起的数量：三～米/四～花生。③用于一些抽象的事物：一～力气/一～岁数了。④用于手的动作：帮他一～吧。

【把】（三）bǎ，介词。①（bu，音不，入声）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受事者，整个格式大多有处置的意思：你先～手洗了再吃/你～头掉过来/你～门关上。②后面的动词，是“忙、累、急、气”等，加上表示结果的补语，整个格式有致使的意思：看～你忙的，歇歇哇。③宾语是后面动词的施事者，整个格式表示不如意的事情：明儿还浇地哩，没想到～个水泵就坏了。

【把】（四）bǎ，助词 加在“个、百、千、万”和“里、顷、丈、斤”等量词后面，表示数量近于这个单位数（前头不能再加数词）：个～月/丈～长。

【把】（五）bǎ，指拜把子的关系：人家是～兄弟。

【把柄】①器物上便于用手拿的部分。②比喻可能被人用来要挟的过失或错误等：你是不是有啥～落在人家手里啦？

【把…当成（作）】（把，音不，入声。）拿…当成（作）：你把人家那女女当成啥人啦？也作把…叫成。

【把公道】扳腕子，两个人以手相握来比试腕力或臂力。

【把撅】（撅，jue 入声）形容巴得结实：贴了一圪片膏药，～的头还疼哩。

【把脚】（脚，jia，入声，音夹）朝后抱住幼儿双腿或双脚，让其大小便：～屙～尿的，可累人哩。

【把门儿】本指看守门户，比喻说话要谨慎：你啥也敢说，嘴上老也没个～的。

【把手】①拉手：门上的～跌地下啦。②器物上手拿的地方：柜门得安个好看的～哩。

【把式】精通某种技术的人：那可是个做马车的好～。

【把稳】①稳妥；可靠；有把握：这事～能做成。②一定；保准：我的手机不离家就置没了，～是叫二毛给拿走啦。

【把握】（握，wa，入声）①握；拿：学开车，可得～住方向哩。②抓住（抽象的东西）：在这个机会你可得～好。③成功的可能性：我倒是能帮忙，可是～不大。

【把戏】①魔术：街上来了个耍～的。②花招，蒙蔽人的手法：你的～早就叫人看穿啦。

【把捉】（捉，入声）形容抓得牢而紧：他那腿三天了都伸不直，好像叫啥给～住啦。

【耙】（一）bà ①一种平地的工具，其用途是把耕过的土地里的土块压碎弄平。②用耙平整土地：这块地我～过两回了。

【耙】（二）pá ①耙子：钉～/打粪～。②用耙子平整土地或摊开、搂合柴草、谷物等：把糜子～开。

【罢】①停止：～工/～市。②免去；解除：他那个县长早叫人家给～啦。③结束：完：哪有个苹果呢，早就～园啦。

【罢罢罢罢】感叹词。含有嘲讽或否定之意：～，你咋啥也敢给往出来端挟？/～，就为这二十块，你两个值得叫号一黑夜？

Bai

【掰】（bǎn，音板）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没小心把水笔给～断啦。

【白】字音或字形的错误：这个字念～啦/写～字。

【白】①说明；告诉；陈述：～白/辩白/告白。②戏剧中的道白：对～。

【白案】炊事工作的分类，主要指制作主食的技术工作（区别于“红案”）：印从小做的就是～上的营生。

【白白净净】干净。多指妇女肤色干净而又好看：你看人家那女儿，～的，真是顺眼。

【白板】本义是木板未上漆。比喻没有一点收获：这下可～啦，三天没挣下一分钱儿。

【白醭】（醭，pa ，音葩，入声）指醋、酱油、腌菜等表面产生的霉菌：腌菜得放足咸盐哩，要不就克肯～哩。

【白醭烂气】本指醋、酱油、腌菜等白醭所产生的难闻气味。后比喻某人的言语引来他人的反感或不满：你少照正我～，骂人还当成了本事？

【白醭燎烂】意同“白醭烂气”。

【白不拉几】①颜色发白或褪色：那人的脸～的，不是有病哇？/你这衣裳～的，还不赶紧扔掉算啦。②比喻某人说话办事不体面：那人说话～的，让人看不惯/他～哩就把小王的砚台拿走了。

【白不拉茬】颜色发白且不均匀：这墙谁给粉刷的？～的，赶紧返工。○“白”可换为其他颜色的形容词。也说白不溜球。

【白不溜淡】①多指饭菜颜色难看且不入味：这叫啥饭哩？～的难吃苦顶啦。②比喻某人脸皮厚：任你咋说，他总是～的不当回事。○也说白不拦蛋。

【白不菜菜】表示有些过度的白或是白颜色不正道：你这门没油好，～的，咋想起油这种颜色？○也说白不几几、白不印印、白不外外。

【白不愣怔】白中发青、发灰显得呆板：这双鞋～的不受看。

【白茬】①未经上漆的（木制器物）：桌凳还都是～哩，今儿交不了货/～门窗真难看。②未用布匹、绸缎缝制面子的（皮衣）：～皮袄倒底不耐戳磨。③农作物收割后没有再播种的（土地）：还有一亩～地没种哩。○白茬后面一般可带“儿”和“子”，构成属性词。

【白丁】（白，bie，鳖，入声）封建社会里指没有功名的人。形容某人不识字或没文化：他可是个～先生，连他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啥也不知道，瞎～一个。 （未完待续）

夏 咏

●李义明

繁花似锦正当季，生如夏花好年色。
谁人不惜青春美？哪家花开不堪折？

总嫌炎炎暑气煞，斗转星移秋风杀。
纵然百叶飘零落，亦有菊梅待春华。

出游有感

●齐志远

一座楼宇山腰悬，流芳后世现美颜。
外奇内秀三教坐，悬空不空恋人间。

六十春秋催人老，青春年华已逝东。
退休随游梦依旧，总见夕阳别样红。

王孝 作

健康

平安

还至本处

赵德邦 刻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